

厚黑叢話
(2)

富順李宗吾著

厚黑叢話卷三

歐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

有人讀厚黑經，讀至「蓋欲學者於此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。以掛末外誘之仁義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，」發生疑問道：「李宗吾，你這話別開玩笑了。豈非曰：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可見仁義是本來有的。厚黑說成本然，把仁義說成外誘？我說：我倒莫有說錯，只怕你們那個孟子錯了。孟子說：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，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他這個話，究竟對不對，我們要實地試驗，就叫孟子的夫人，把他親生小孩，抱出來，由我當着孟子試驗，母親抱着小孩吃飯，小孩伸手來拖，如不提防，碗就會落地打濺。請問孟子，這種現相，是不是愛親？母親手中拿一塊糕餅，小孩伸手來索，母親不給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小孩就會伸手，從母親口中取出。

放在他口中。請問孟子，這種現相，是不是愛親？小孩在母親懷中，食乳，食糕餅，哥哥走近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，請問孟子，這種現相，是不是敬兄？只要全世界尋得出一個小孩，莫得這種現相，我的厚黑學，立卽不講，既是全世界的小孩，無一不然，可見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，我的厚黑學，當然成立。

孟子說：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，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」小孩見母親口中有糕餅，就伸手去奪，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，哥哥近前，就推他打他，都是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，依孟子所下的定義，都該認爲良知良能，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，擴而充之，現在許多官吏刮取人民的金錢，即是把小孩時，奪取母親口中糕餅，那種良知良能，擴充出來的。許多志士，對於忠實同志，排擠傾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即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餅時，推哥哥，打哥哥

，那種良知良能擴充來的。孟子曰：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現在的偉人，小孩時那種心理，絲毫莫有失掉，可見中國鬧到這麼糟，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幹的。不是我的信徒幹的。

我民國元年，發表厚黑學，指定曹操劉備孫權劉邦幾個人，爲模範人物。迄今廿四年，共莫一人學到。假令有一人像劉備，過去的四川，何至成爲魔窟？有一人像孫權，過去的寧粵，何至會有裂痕？有一人像曹操，僞滿敢獨立嗎？有一人像劉邦，中國會四分五裂嗎？吾嘗曰：「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曹操斯可矣，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劉備孫權斯可矣。」所以說中國鬧得這麼糟，不是我的信徒幹的。

漢高祖分杯羹，是把小孩奪母親口中餛飩餅，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。唐太宗殺建成元吉，是把小孩食乳食餛飩餅時，推哥哥，打哥哥，那種良知良能擴

充出來的。這即是厚黑經所說：「充其本然之厚黑。」昔人詠漢高祖詩云：「俎上肉·杯中羹，黃袍念重而翁輕。轅羹嫂，羹頤侯，一飯之仇報不休……君不見漢家開基四百明天子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乃如此。」漢高祖把通常所謂五倫與夫禮義廉恥，掃盪得乾乾淨淨，這即是厚黑經所說：「去夫外誘之仁義」。

有人難我道：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據你這樣說，豈不是應該改爲「惻隱之心人皆無之」嗎？我說：這個道理，不能這樣講，孟子說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」明明提出怵惕惻隱四字，下文忽言「無惻隱之心非人也，」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，」平空把怵惕二字，摘來丟了，請問是何道理？再者孟子所說：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」這是孺子對於井，發生了死生存亡的關係，我是立在旁觀地位，假令我與孺子，同時將入井，請問

孟子，此心作何狀態？此時發出來的第一念，究竟是怵惕？是惻隱？不消說：這剎那間只有怵惕，而無惻隱，只能顧我之死，不暇顧及孺子之死。非不愛孺子也，事變倉卒，顧不及也。必我心略爲安定，始能顧及孺子，惻隱心乃能出現。我們這樣的研究，就可把人性真相看出。怵惕是爲我的念頭，惻隱是爲人的念頭。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李宗吾曰：「怵惕之心，厚黑之端也。」孟子講仁義，以惻隱爲出發點，我講厚黑，以怵惕爲出發點。先有怵惕，後有惻隱，孟子的學說，是第二義，我的學說，才是第一義。

成都屬某縣，有曾某者，平日講程朱之學，品端學粹，道貌巖巖，人呼爲曾大聖人，年已七八十歲，當縣中高小學校校長，我查學到校，問：「老先生近日還看書否？」答：「現正纂集宋儒語錄。」我問：孟子說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」何以下文只說：「無惻隱之心非人也」，「惻隱

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把忱惕二字，置之不論，其意安在？他聽了沈吟思索。我問：「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發出來的第一個念頭，究竟是忱惕，是惻隱？」他信口答道：「是惻隱」，我聽了默然不語，他也默然不語。我本然想說：第一念既是惻隱，何以孟子不言「惻隱忱惕」而言「忱惕惻隱？」因為他是老先生，不便深問，只問道：「宋儒之書，我讀得很少，只見他們極力發揮惻隱二字，未知對於忱惕二字，亦曾加以發揮否？」他說：「莫有。」我不便往下再問，就談別的事去了。

孟子書上：孩提愛親章，孺子將入井章，是性善說最根本的證據。宋儒的學說，就是從這兩個證據推闡出來的。我對於這兩個證據，根本懷疑，所以每談厚黑學，就把宋儒任意抨擊，但我生平最喜歡懷疑，不但懷疑古今人的說法，並且自己的說法，也常常懷疑，我講厚黑學，雖能自圓其說，而孟子的說法

，也不能說他莫得理由，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樣？孟子所說：孩提知愛，和惻隱之心，又從何處生出來呢？我於是又繼續研究下去。

中國言性者五家，孟子言性善，荀子言性惡，告子言性無善無惡，揚雄言善惡混，韓昌黎言性有三品，這五種說法，同時并存，竟未能折衷一是，今之政治家，連人性都未研究清楚，等於醫生連藥性都未研究清楚。醫生不了解藥性，斷不能治病，政治家不了解人性，怎能治國，今之舉世紛紛者，實由政治家措施失當所致，其措施之所以失當者，實由於對於人性欠了精密的觀察。

中國學者，對於人性，欠精密的觀察，西洋學者，觀察人性，更欠精密。現在的青年，只知宋儒所說：「婦人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，這個道理講不通，請問共產黨之主張，明明是：「工人餓死事大，殺人放火事小」，那個道理又講得通嗎？一言蔽之曰：這都是對於人性，欠了研究，才有這類不通的學說，學

說既不通，基於這類學說生出來的措施，遂無一可通，世界烏得不大亂。

從前我在報章雜誌上，常見有人說：「中國的禮教，是吃人的東西」，殊不知西洋的學說，更是吃人的東西，馬克斯倡階級鬥爭之說，造出千千萬萬的冤鬼，達爾文倡強權競爭之說，也造出千千萬萬的冤鬼，這真正是吃人的大怪物。以目前而論，吾川通南巴松理懋的赤禍，是受馬克斯學說之賜。阿比西尼亞，被墨索里尼摧殘蹂躪，是受達爾文學說之賜，將來算總賬，還不知要犧牲若干人的生命。該二人之罪，真可謂上通於天。我們要想維持世界和平，非把這類學說，一律肅清不可，要肅清這類學說，非把人性澈底研究清楚不可，我們把人性研究清楚了，政治上的設施，國際上的舉動，才能適合人類通性，世界和平，才能維持。

我主張把人性研究清楚，常常同友人談及，友人說：「近來西洋出了許多

心理學的書，你雖不懂外國文，也無妨買些譯本來看。」我說：「你這個話太奇了，我說個笑話你聽：從前有個查學員，視察某校，對校長說：「你這個學校，光線不足。」校長道：「我已派人到上海購買去了。」人人有一個心，自己就可直接研究，本身就是一副儀器標本，隨時隨地，都可以試驗，朝夕與我往來的人，就是我的試驗品，你叫我看外國人著的心理學書，豈不等於到上海買光線嗎？」聞者無辭可答。

我民國元年，著的厚黑學，原是一種遊戲文字，不料發表出來，竟受一般人的歡迎，厚黑學三字，在四川幾乎成一普通名詞，我以爲此種說法，能受人歡迎，必定於人性上有關係，因繼續研究，到民國九年，我想出一種說法，似乎可以把人性問題解決了，因著「心理與力學」一文，載入「宗吾臆談」內，我這種說法，未必合真理，但爲研究學術起見，也不妨提出來討論。

西洋人研究物理學，研究得很透澈，得出來的結論，五洲萬國，無有異詞，獨於心理學，却未研究透澈，所以得出來的結論，此攻彼訐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為研究物理，乃是以人研究物，置身局外，冷眼旁觀，把真相看得很清楚，毫無我見，故所下判斷，最為正確。至於研究心理學，則研究者是人，被研究者也是人，不知不覺，就參入我見，下的判斷，就不公平，并且我是衆人中的一人，古人云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即使此心放得至公至平，仍得不到真相。因此我主張：研究心理學，應當另闢一個途徑來研究，科學家研究物理學之時，毫無我見，等他研究完畢了，我們才起而言曰：「一人爲萬物之一，物理與人事，息息相通，物理上的公例，也適用於人事。」據物理的公例，以判斷人事，而人就無遁形了。聲光磁電的公例，五洲萬國，無有異詞。人之情感，有類磁電，研究磁電，離不脫力學公例，我們就可以用力學公

例，以考察人之心理。

民國九年，我家居一載，專幹這種工作，用力學上的公例，去研究心理學，覺到許多問題，都渙然冰釋，因創一公例曰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。一從古人事迹上，現今政治上，日用瑣事上，自己心坎上，理化數學上，中國古書上，西洋學說上，四面八方，印證起來，似覺處處可通。有了這條公例，不但關於人事上一切學說，若網若綱，有條不紊，就是改革經濟政治等等，也有一定的軌道可循，而我心中的疑團，就算打破，人性問題就算解決了。但我要聲明：所謂疑者，是我心中自疑，非謂人人俱如是疑也。所謂解決者，是我自謂解決，非謂這個問題，果然被我解決也。此乃我自述經過，聊備一說而已。

本來心理學是很博大精深的，我是個講厚黑學的，怎能談這門學問，我說

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」等於說「水之波動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。據科學家眼光看來，水之性質和現相，可供研究者很多，波動不過現相中之一小部份，所以我談心理，只談得很小很小一部份，其餘的，我不知道，就不敢妄談。

爲甚力學上的公例，可應用到心理學上呢？須知科學上許多定理，最初都是一種假說，根據這種假說，從各方試驗，都覺可通，這假說就成爲定理了。卽如地球這個東西，自開闢以來就有的，人民生息其上。不知經過了若干萬萬年，對於地球之構成，都無人了解，距今二百多年以前，出了個牛頓，發明萬有引力，說「地心有吸力，把泥土沙石，吸成一團，成爲地球。」究竟地心有無吸力，無人看見，牛頓這個說法，本是假定的，不過根據他的說法，任如何試驗，俱是合的，於是他的假說，就成了定理。從此一般人都知道：「凡是有影

有體之物，俱要受吸力的吸引。」到愛因斯坦出來，發明相對論，本牛頓之說擴大之，說：「太空中的星球，發出的光線，經過其他星球，也要受其吸引。因天空中衆星球，互相吸引之故，於是以直線進行之光線，就變成彎彎曲曲的形狀」，他這種說法，經過實地測驗，證明不錯，也成爲定理。從此一般人又知道有形無體之光線，也要受吸力的吸引。我們要解決心理學上的疑團，無妨把愛因斯坦的說法再擴大之，說：「我們的心中，也有一種引力，能把耳聞目覩，無形無體之物，吸收來成爲一個心，心之構成，與地球之構成相似」我們這樣的設想，牛頓的三例，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就可適用到心理學方面，而人事上一切變化，就可用力學公例去考察他了。

通常所稱的心，是由於一種力，經過五官出去，把外邊的事物，牽引進來，集合而成的。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，我注目視之，卽是一種力，從目透出去

，與那個物連結，我將目一閉，能夠記憶那物的形狀，即是此力，把那物拖進來綰住了。聽人的話，能夠記憶，即是把那人的話，拖進來綰住了。由這種方式，把耳濡目染，與夫環境所經歷的事項，一一拖進來，集合爲一團，就成爲一個心。所以心之構成，與地球之構成，完全相似。

一般人都說自己有一個心，佛氏出來，力闢此說，說：「人莫得心，通常所謂心，是假的，乃是六塵的影子。」圓覺經曰：「一切衆生，無始以來，種種顛倒，妄認四大，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，爲自心相。」我們試思，假使心中莫得引力，則六塵影子之經過，亦如雁過長空，影落湖心一般，雁一去，影即不存，而吾人見雁之過，其影能留在心中者，即是心中有一種引力，把雁影綰住的原故。所以我們拿佛家的話來推究，也可證明心之構成，與地球之構成，是相似的。

佛家說：「六塵影子，落在八識田中，成爲種子，永不能去。」這就像谷子豆子，落在田土中，成爲種子一般。我們知谷子豆子，落在田土中，是由於地心有引力。即知六塵影子，落在八識田中，是由於人心有引力。因爲有引力綰住，所以谷子豆子，在田土中，永不能去，六塵影子，在八識田中，也永不能去。

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，一一考察其來源，即知其無一不從外面進來。其經過的路線，不外眼耳鼻舌身，雖說人能夠發明新理，但仍靠外面收來的智識作基礎，猶之建築房屋，全靠外面購來的磚瓦木石，假如把心中各種智識的來源考出了，徂目進來的，令他仍從目退出去，從耳進來的，令他仍從耳退出去，其他一一俱從來路退出，我們的心，即空無所有了。人的心，能夠空無所有，對於外物，無貪戀，無嗔恨，有如湖心雁影，過而不留，這即是佛家所說一

還我本來面目。」

地球之構成。源於引力，意識之構成，源於種子，試由引力再進一步，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，由種子再進一步，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，則只有所謂寂兮寥兮的狀況，而二者就會歸於一了。由寂兮寥兮，生出引力，而後有地球，而後有物。由寂兮寥兮，生出種子，而後有意識，而後有人。由此知心之構成，與地球之構成相似，物理與人事相通，故物理學的規律可適用於心理學。

心理的現相，與磁電現相，很相像，人有七情，大別之，只有好惡二種，心所好的東西，就引之使近，心所惡的東西，就推之使遠，其現相與磁電相同。人的心，分知情意三者，意是知與情合併而成，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。磁電同性相推，異性相引，他相推相引的作用，是情的現相。能夠判別同性異性，又含有知的作用。可見磁電這個東西，也具有知情，與我們的心理是一樣的。